



我的语文老师

■朱瑞清

张老师是我上初中时的班主任,教我们语文。那时她年轻,梳一条大辫子,大大的眼睛,从来没见过表情如此丰富的老师。她笑起来嘴角弯弯的,还不时眨着大眼睛。第一次上语文课时,她悄无声息地走进教室,把吵吵嚷嚷不肯安静的我们吓了一跳,然后笑笑说:“你们讨论得可真热闹,都说些什么,大声说让我也听听。”我们却不好意思地安静下来,听她给我们上课。

我们班的调皮生很多,他们曾经把英语老师气哭,但是见到张老师,却像老鼠见了猫。张老师抓纪律很有一套。有一次,一位吊儿郎当的学生上课竟忘了带书包,张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他。并不容置疑地要求他立即去拿书包。这个倒霉蛋的家离学校很远,他一路小跑,大汗淋漓地拿回书包,全班同学想笑又不敢笑。在这个下马威后,那些探头探脑想要试试新老师是否好欺负的调皮蛋立即偃旗息鼓。

我记得同学说过,咱们的老师不用发火,对你笑一笑你心里就会发毛。她说的虽然有些夸张,但我们的老师确实有这样的威力。

我们对张老师敬畏的原因除了她的“凶”,还有就是她教学非常认真负责。每天早晚自习,她来得比我们还早,从不间断,并且她的课讲得条理清楚,讲解透彻。张老师的普通话非常标准,嗓门儿挺大,讲起课来抑扬顿挫,有时如滔滔江水,一泻千里;有时如涓涓细流,婉转百曲。张老师任课期间,我们班的成绩上升很快,渐渐名列全校前茅。

张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全面的。记得有一次的班会课,张老师神色凝重地进来,我们很紧张,以为谁又该挨批了,随之张老师拿出一份报纸,开始朗读:《生命之树常青》。这是一篇介绍张海迪的纪实报告,

很长。张老师声情并茂,读到动情处,热泪盈眶,声音哽咽。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张老师朗读时的表情和声音。当时我在想,如果初中这三年她都是我的班主任,那该有多好呀!

那时,我的学习以轻松出名,上课时前半节在听,后半节看小说。回家作业做完(作业也不多,半小时搞定),剩下的时间就是玩:下棋、跳绳、打石子、捉迷藏等。张老师对我是非常纵容的,我上课看小说,她是默许的。听懂了何必再听呢。

在作文课上,张老师常将我的作文当范文在课堂上朗读。许是看多了小说的原因,我写作文都是信手拈来,一气呵成。但有的同学不服气,他们猜测我的文章是不是哪本作文选上抄来的。张老师虽然不以为然,但为了证实一下,有一次她把我叫到了她的寝室,以学校开运动会为题材现场写一篇文章,时限为一小时。我当然明白她的意图,略加思索,挥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位短跑运动员在比赛时的飒爽英姿,一连串的动词使文章生动异常。一小时不到我便离开了老师的办公室。张老师对这篇即兴文章大加赞赏,曾经预言将来我肯定在哪所名牌大学深造。

张老师只教了我们初中两年,到了初三我们就换了一位男老师。但张老师依然很关心我,那时我面临中考的两项选择,不是考瑞中,就是考中专。考上中专的可谓凤毛麟角,考上的话就相当于端上

了铁饭碗,不但可以转为全民户口,毕业还包分配工作。这两项对家长有致命的诱惑,那时我的家境让我的父母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考中专。但张老师总觉得我考了中专,那真是太可惜了,她苦口婆心地、三番两次上门做我父母的工作。

但工作没有做通,中专我也侥幸地考上了,张老师很为我高兴,也为我骄傲。她逢人就讲,可惜了,以她的水平应该考瑞中,将来名牌大学笃定没问题。

岁月流逝,几十年的时光就这样悄悄溜走。当我隔着时光的玻璃远眺那些已经寂静无声的岁月,我发现自己竟然一事无成,人生这场戏算是被我演砸了。我怎么对得起

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,我常常懊恼地这样想。教师节就快到了,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张老师那清瘦的身影了,但是我想对她说一句最普通的话:老师,祝您教师节快乐!



王校长教我毛笔字

■卢书友

王校长是我上小学时知道的第一位叫“校长”的人。印象中那会儿校长有 50 来岁吧,不算太高,但很胖、很魁梧,黝黑的脸盘很大,整天戴着个有“檐子”的蓝呢帽。一般来说,校长是不会和普通学生打多少交道的,但我很幸运成为校长真正的学生,校长还手把手教我写过毛笔字。

王校长在我们那里方圆二三十里地是个家喻户晓的老“先生”,在好多学校当过校长、教过书。不少家庭几代人都是他的学生,我母亲就跟他上过学,这不,我又接着当了他的学生。王校长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半都是接受过旧式教育的,听说他小时家境很富有。王校长虽然没有戴旧式的圆顶小帽或礼帽,没有鲁迅笔下的寿镜吾老先生那么老、那么迂、那么可爱,但王校长那时在我潜意识里绝对是个博学的人,因为他写得一手绝好的毛笔字,就跟我们临摹的字帖上差不多。

那是 1975 年左右吧,我那时读小学四年级了。三年级以上的班级,每周都会有一两个下午开毛笔字课。校长教我们班政治课,没事的时候他常会抽些班巡查一下。那天下午他遛到我们班,看到班里自习,学生都趴在桌上临摹字帖。校长不动声色地走进来,两手背在身后,从前往后、边走边看我们写字。有不少人因为写得认真,根本没注意到我们敬重的王校长正看着我们写字呢。

当时,我年龄全班最小,个头也是“小不点”。班主任照顾我,座位从没离开过“第一排”。校长转了一圈,最后走到我的位子

前停下来。他目不转睛地看我写一两分钟。虽然校长平日里不是很严肃,但我还是有点怕他:“腰要挺直,笔杆要直……”校长看着我只会用笔尖在本子上描来描去,显然有些不高兴,“不要慌,手用力——不要描啊。”校长对写毛笔字章法很精通,听他讲的话就知道了。他越提醒我,我越慌,竟然一笔也写不下去了。见我停下来,校长竟亲自下手了:“你过来,我来写给你看看。”我赶紧把板凳让给校长。我们当时练的字帖是毛主席给雷锋叔叔的题词:“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。”只见校长把笔在砚台里抹了两下,蘸饱墨汁,在田字格里端端正正地写下一个苍劲古朴的“天”字。皇天,那字与字帖上的“天”就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。我虽然没叫出口,但心里着实充满着敬意。“描是没有用的,光会描永远也写不好字——不要非得写得跟字帖一样。”校长站起身、向后挪了挪,看着他的作品继续讲着他的“字经”,然后把笔还给了我,晃动着他那宽宽的肩膀走了出去……

前排的几个同学看我有机会跟着校长学写字,都羡慕地把头伸过来看,看看校长的“墨宝”到底如何。不是班长制止,后边的也要跑过来瞻仰一番。可惜,我有负老校长教诲,虽然后来也曾练过一段时间毛笔字,但现在的毛笔字除了能写个门对子,帮助乡邻亲朋红白喜事记个账外,基本属于“报废”级别、上不了台面。

敬爱的王校长二十年前就作古了,他当年的真迹早已不知被我扔哪去了。只是这位治学严谨的长者,那遒劲古朴的“天”字,连同他那肥胖的背影一并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

乡村女教师

■项学品

转眼,又是一年的开学,又是一年的教师节。此时此刻,我不禁想起我小学时的启蒙老师——周老师。

周老师是我小学一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,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。因为当时家庭贫寒的我连学前班也没上,更不要说什么幼儿班了。虽然如今的我也早已成为一位人民老师,有了自己的天地,但我始终不敢忘怀——启蒙路上的周老师。26 年来始终如是。偶尔,当我因生活奔波而稍有遗忘时,我的内心便隐隐觉得不安——莫名的。

在我的印象里,周老师管理学生是很有一套的。记忆最为深刻的,是那时周老师每天早晨总是早早地到校,而且也要求我们早到校。为了激励大家,她在黑板边的木板上钉了一根大钉子,并且要求我们进教室时按照先后顺序在纸条上写上

1、

2、3……数字,插到钉子上,表示谁先谁后。这一招,现在看来,或许是有点“土”,但在当时,对于我们,却是一帖“灵丹”。我们全班同学的积极性因此高涨,大冬天清晨,天刚亮,很多同学就急匆匆地往学校赶。我家离学校近,因此我总是占了便宜,几乎每次都是前三名,最迟也没落到第五名。渐渐地,与以往同样时间来学校的周老师不知不觉就被我们赶过去了。而到校后,放声朗读是一定的,估摸下,当时我们每天的早读最少也有一个小时。那自豪的朗诵声,如一段美妙的晨曲,回荡在整个小山村。如今,那琅琅的读书声还让我怀念万分。如果说现在的我,有那么一点点学识的话,是绝对离不开那些“争先恐后”的早晨,离不开我那可亲可敬的周老师的。而且,最难能可贵的是,每个星期,每个月,每个学期,周老师都要不厌其烦地予以统计,以更好地督促大家。

还依稀记得当时我们的学校很简陋。没有围墙,整个校舍,除了项氏祠堂,就是一排单层平房,凹凸不平的泥地,没有窗户。为了照顾我们低年级学生,我们的教室被安排在条件相对要好一些的平房里。教

室东面是一片茂密的竹园,南面是空旷的田野。严冬的早晨,田里的水结冰了,凛冽的寒风肆虐而入,坐在教室里的我们,远离阳光,瑟瑟发抖,备受煎熬。此时,心疼我们的周老师总会让我们带上凳子,到操场上,给我们一身的阳光。而我们也似乎特别懂事,井然有序,暂时把自己的教室安在了一个叫温暖的地方。直到今天,我还一直怀揣着童年的这份温暖,给予他人,更给予我的学生。

和蔼、慈祥如母亲的周老师,是很少对我们生气的。在记忆中,有的是她那音乐般婉转动听的声音,却绝没有厉声呵斥,纵使当时班级里有很多调皮蛋;有的是她耐心地帮在教室里拉大便的同学清理,却绝没有冷漠的嘲笑,纵使当时她哭笑不得;有的是她孜孜不倦的批改每一个学生的作业,却绝没有敷衍的迹象,纵使有的孩子经常丢三落四……

时光飞逝。如今,周老师已到花甲之年,告别了她为之默默奉献一生的讲台,退休在家,颐养天年。在此,作为学生的我衷心的祝福周老师的晚年生活能健康、幸福、美满!尽享天伦之乐!

吾启蒙之周老师,瑞安湖岭人也。名德畴,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。

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,谨以此文,表达一个学生对恩师最深的感激之情!



寄语

■陈沈洁

当我走进教室时,同学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要老师做些什么的。原来教师节快到了。一个同学说,现在的老师要送礼物,以前的老师要不要送啊?这句话让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牵动了一下,往事就像被一根线牵着,拉过我眼前……

清楚地记得,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天,老师拿着一叠写满字的纸,在五十多双疑惑目光的注视下,将每张纸发到同学手中,然后笑眯眯地说:“这是本学期老师给你们寄语,看不懂的同学可以叫爸爸妈妈读给你们听。”

我兴冲冲地回家让妈妈读给我听。

“你是个可爱的小姑娘,脸儿小小的,鼻子小小的……希望小小的你快快长大,把响亮的回答说给大家听!”

小小的我牢牢地记住这些话,小心翼翼地将那张寄语收好。

新学期开始了,我常常拿出老师的那张寄语,像一面镜子对照着自己的行为。老师也似乎总跟在我身后,关注着上课时开始踊跃发言的我,关注着下课后乐于助人活蹦乱跳的我。从她关注的目光里,我读出了她对我的几分赞许和几分鼓励。

又一个学期结束了,我忐忑不安地从老师手里接过第二张寄语:这学期,你变得更加自信了,上课踊跃发言,平时乐于助人,是老师、同

学的好帮手,希望你多读书,做一个知识面广的人。

这上面有对我的肯定,也有对我的希望。这肯定,给了我满满的信心;这鼓励,让我有了新的前进的目标和方向。

从此,一个学期一张的寄语,我都将它平整地放在抽屉里。后来,学校里许多老师都改用电脑打字,而我们的老师仍坚持地用她娟秀的笔迹书写着一张张寄语。寒假快要来了,天冷得很。一天,我去办公室时,看到老师正用长了冻疮的手紧握钢笔写寄语。我忍不住问她:“老师,为什么不用电脑?”

她仍是那一脸灿烂的笑,望着旁边已写满字的厚厚一叠纸,她说这样让她更感觉像用心灵在和每个学生交流。我对她的话有些不解,但承认她娟秀的字迹与冰冷的铅字相比,的确给人不同的温暖、温馨的感觉!

她教我们的时间并不长,只给我们写了六张寄语,记得发最后一张时,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笑眯眯地说些什么,她的眼睛红红的,但努力着,不让眼泪淌下来。

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六张寄语,它们就像一盏盏灯,在以前、在今后,点亮我生命的旅程。

想到这里,我赶紧拿出一张纸,自制了一张卡片,写上:“教师节,祝老师身体健康、笑口常开!”

我想,这就当作学生对老师的“寄语”吧!